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自警編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進士臣唐燦

自警編卷三

宋 趙善璙 撰

齊家類

孝友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名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

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盖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徐積字仲車謚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

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説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絶而復蘇哭不輟聲吕滎造廬下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

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横欲覆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謂誠孝所感

尚書許公元宣城人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可得官兄弟相讓不受久之而兄乃曰吾弟之才後必能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

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髙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叟

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神道碑

陳忠肅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已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

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巳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巳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巳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巳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禄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

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于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政和間温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

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予聞其事於其子姪故錄之以示訓焉江唐卿影響錄

杜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劒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

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閒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昏嫁 記聞

温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范太史集

蔡忠惠公襄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迺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禄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為人歟乃亦若鷺白烏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氷魚寒筍之事返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可勸諸亦可捨諸則三五之

世忠孝多由於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載曾子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孝為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孝立則忠遂可謂能識聖賢

之意若謂忠孝不兩立如王陽王尊之論則不可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張忠定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教子孫

滎陽呂公希哲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井巷里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

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頗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謹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

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韓忠憲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寮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

朝廷厚禄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
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
猶能知之爾叨冒廪禄何顔報國必欲𨗳之衆賔力
𧰼方巳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
多賢子孫也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贜濫
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
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

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共者孝肅之子也

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黄魯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絶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横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歴事皆能不忘故善

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旣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忽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

妻之令獨産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
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真宗嘗問高瓊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愚不肖
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
子毋曲事要勢以蘄進身若吾奮節行閒至秉旄鉞
豈因人力哉又嘗與諸子論蔚昭敏李斌之為人諸
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嘗與此二人者言其忠
質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非吾之所取也神道

碑

呂正獻公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於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兩句於子舍屛風家塾記

胡安定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家養正語録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人家子弟惟可使覩德不可使覩利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殖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

長無不肖之悔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賑親族

范文正公仲淹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

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遺事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旣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澠水燕談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黄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呂正獻公公著自為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寖顯内外姻戚亦益多為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

行狀

程珣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禄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

吳文肅公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賙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

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

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於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歿也庫無羨錢室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貲喪事得

以撫之

劉輝簽判哀族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禄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澠水燕談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為置義莊

居處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

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髙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

橫渠先生言嘗欲為范文正公買緑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

得安寧使弊壞及它人有之巳削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抃字閲道寛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急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處士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歴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

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冦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楊玢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李丞相沆頗道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偪下已甚頹垣壞壁

沆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禄時有横賜計嚢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令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畢右卧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

氣亦履行之報也

自警編卷三

自警編卷四

宋　趙善璙　撰

接物類

交際

熈寧元豐閒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盖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

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吕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葢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茍同者

范文正公讃楊文公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

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
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
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
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
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
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
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

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徳耳鞠聞知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李先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嶷同學舍嶷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嶷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

之亮謝以啓事云跣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
先匹夫今無是矣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
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葢少矣又
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
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韓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氊同寢一日分途遂
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

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趙公有女遂與議親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韓忠憲公具素服往哭之李康靖為長社每日懸百錢於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

叅政世為婚姻不絶

蘇子瞻云慶歷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别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别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

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墓誌

令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橫渠

初王安石與呂正獻公晦叔善及秉政為人所間怒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聞公至揚州數寄聲欲就見安石未用時以兄禮事公甚謹自熙寧後間一通慶吊皆書吏以公函答至是以親書復稱兄然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果來見

君子小人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麄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韓魏公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

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韓魏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遂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孝節先生徐積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

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

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趙抃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抃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元豐六年富公疾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治亂之本神宗語輔臣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

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閏六月丙申薨司馬温公范忠宣公來弔哭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自有封押章

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啟封以聞蘇内翰作

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訃震悼

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

聞見錄

神宗皇帝鋭意求治奬勵臣下劉忠肅公摯旣對面賜

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上意嚮納劉大諫序公文集云

神宗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因上

疏極論其畧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非

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羞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臣願陛下虛心平聽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

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劑量汲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施設變化唯陛下號令之而已行實

張公商英從容進見自以身居言路職在分别淑慝以章言曰臣夙夜為陛下思之如富弼之忠厚文彦博之器度吕公弼之純粹陳升之之敏劭邵必之嚴毅韓絳之公正王陶之鯁直司馬光之學術張方平之

才識王珪之文雅范鎮之清謹唐介之方勁何郯之骨鯁呂公著之朴茂趙抃之節操滕甫之明穎韓維之沉静邵亢之醇亮是皆時之寶器宜在朝廷者也如甲之彊塞如乙之很戾如丙之姦邪是皆時之蟊賊宜畀四裔者也當國浸不悦行狀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爲陰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吴奎奎曰但爲小人黨盛耳上

不懌溫公日錄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於范純仁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韓魏公嘗言仁廟議配饗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

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樂善

韓魏公元勲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晏元獻公殊為人剛直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

鄒公浩修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就斯可

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

呂滎陽公希哲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子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盍觀於此而知之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奬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衍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

賔容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不足者歟

正獻吕公著晦叔平生以人物為已任好徳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上前議政事盡誠去

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司馬文正對賔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程氏遺書

教育

安定先生胡瑗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為高第凡綱紀於學者彝之力為多熙寧二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集垂法後世者

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皆

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於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陳公襄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為己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於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為固國

之本也治己為臨下之範也學古為修身之資也事親為行道之始也官於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

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曾文昭公肇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

泰山孫復時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

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以敬為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厲救藥必中其病

伊川先生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葢其學已到至處

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賓諫議禹鈞為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唯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

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大小學廢興自公始神道碑

厚德

李文正公昉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以

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
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
選餚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
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
日所享如此也

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
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

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王文正公旦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日者上書言宮禁事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説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事不

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王文正公旦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公於上而公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公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公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

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公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僣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公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公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騃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騃耳遂不問文正公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

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擿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兖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則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

委以事使之不暇墮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韓忠憲公億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

按黜一下吏

吕正獻公晦叔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治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校書郎張子𠁊居三川間嘗謁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

之如何子爽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頷之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閲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方諫議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蘇公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懐忿抵巇或謂其事迹

書劄具存可辯公笑曰吾豈為是哉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夷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令韓魏公與公耳

王沂公曾再莅大名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堯咨復為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葢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政發其隱也

趙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罷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胡安定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為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誅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覸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

謗之意一坐大慚為公書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辯其容物不校如此

司門郎中王繕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録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為司戸參軍家貧食衆禄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曾

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也由是沈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曰

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
耶魯遽稱謝且具呈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
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
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
九卒亦庇賢為善之報也澠水燕談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
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紿云防使為之從
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匹遺

防而遣之防别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嘆益加禮重

長樂陳希頡至道中為果州戶曹有税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冀其或悛已而有他隙後税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狀於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其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為之恐戶曹受命

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容曉税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税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户曹與吏候於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啟視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税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户曹為長者然而户曹未嘗有德色也

傅獻簡公堯俞言以帷薄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記聞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英宗尤詳謹不欲遽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疑所生稱皇伯無經据又封爵須下誥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

官攻中書不已尤指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韓魏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諒不肯推謗以與人

于尼父師旦密人本選人屢以贓失官編管在蔡尼嘗適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或有驗遂為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湊以佛事之嘗因官者言邵亢石全彬富弼李東之肅之宜為輔相皆常敬之者也東之姪女二人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為其母首傳習妖

教收下獄詔京東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文潞公獨無上問其故文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乎上意遂釋

蔡襄常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墓誌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説短長附己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啟賀之詆前居職罷者云吕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

礬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
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
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
為相旦不復用舊聞韓武宗云後閱旦傳乃載此文
蔡挺為江東提點刑獄有虔州職官譖本州曹掾姦利
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而初無是職官慙懼
辭伏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奈何譖無過之
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譖毀而人服其不可欺也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王文正公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内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皇懼而退

蘇公頌之孫曰舒信道元豐中自御史中丞鋭於進取言事多涉刻薄為王和甫所繩除名紹聖復通直郎知無為軍或言其得罪深重不當叙復改監中嶽廟祖父聞之曰士大夫立朝當路一涉非義失人心則終躬遂廢如王君貺未三十為御史丞緣進奏院事

終躬轗軻不復大用陷於刻薄可不謹哉

邵伯温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避也伯温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摘官吏小失以快比意御史裏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公案

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案舉官司重行譴罰被奏之人移於鄰部以相回避仍令班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為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内有不合書罪顯涉捃拾者仰奏勘干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憎愛羅織官吏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懐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

文定晚年為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我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

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倣繼登進

士第今爲曹南令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

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

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之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至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寶二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諸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劵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爾父

豈待券契與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遂持以白於官時包孝肅公尹京驗究其實斷與其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聞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嵗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

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諭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爲羹餽之至薨衰絰三年以報湘山野錄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鄉人厭之不能自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憲司對移他郡復徒步歸至漳泉市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

人號泣而至自言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收拾得金子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行攜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公公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公答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為彼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

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趾美仕途者二十有三人予乙卯秋還自滁陽與其元孫質夫縣丞同舟入雲川得聞其詳且言伯父侍郎嘗錄其事鐫之以戒子孫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在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已有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江唐卿影

警錄

竇諫議禹鈞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堦側

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

林積南劒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

其中則綿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日劒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

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

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乂字

德新為吏部侍郎出洪景盧夷堅志

慶歷中呂許公夷簡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

殊章郇公得象相又以諫官歐陽修余靖上疏罷夏

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為國子監直講

獻慶歷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

之為不肖及有手鋤姦枿之句頌出泰山孫復謂介

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拮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邊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吕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為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

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又内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説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棺殮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長者

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確章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蔡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曹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

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托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病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矣陳無已談叢亦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

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吕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姚雄初為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

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為問耶嫗泣下氣咽不語久之因留嫗幷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諭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嫗戒不敢有他言君視事歸見於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罵詰曰不然其之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

育於胥家十年且將為己女令明府欲得妾胥與嫗以其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有日矣鍾離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更俟一年别為女營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

別求良與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復得見矣

韓魏公語録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虀粉矣上頗為之稍舒嘉祐

報德不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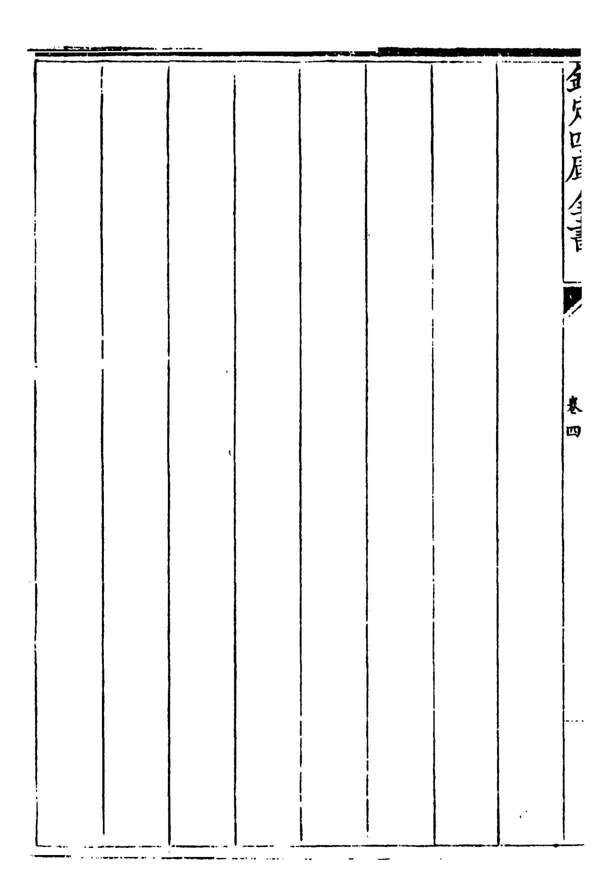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崔子玉座右銘曰施人戒勿念受人戒勿忘

曹彬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參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參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文正公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陜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自大名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陜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仲淹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奬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及仲

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爲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上顧問闕



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

攻此乃韓厥之舉也若琦當言責亦不為元規隱此

何待琦之不廣顧公勿疑元規疑之終不講書公秉

政頗以公有害己心後起廢為慶帥過闕乃泣見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公家傳亦曰沔帥慶州過闕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袖長書俯伏謝罪皇恐幾無所容

唐質肅公介為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判許州

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基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基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請還介言路潞公復言唐介頃所言旹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荊南潞公之德度過人如此

彭汝礪在臺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坐奪

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人以此
益賢之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
有隙熈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毁之於上且曰陛
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
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
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
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吳參政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任事者所沮公取可行者固執之

陳龍學公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為湖南轉運使咸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慙

張文節知白初參知政事為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南

京欽若分司南京衆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

連年出師國力日以㦸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

計諫官歐陽修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

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

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輕遊里市或謂曰

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抵我豈可以私報也

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

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
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
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
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
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
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陳忠肅公瓘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𢙄以私
隙詬爭章密取吉送𢙄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為

公報忿盖公貶台州石㤜窘辱百端迫脅累矣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㤜亦沾親㤜屬宰求館舍宰以為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恤彼乃為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㤜聞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為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也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為江上之遊

孫文懿公眉州人欲典田赴試京師尉李昭言戲之似

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
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
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滎州貧甚得束
修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
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一兩
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宋元憲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
囊中有不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

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持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

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户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準從者有欲釋憾謀不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奕因隱几觀焉闌謂行乃罷

歐陽文忠公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

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

范文正公生三歳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

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曁諸子皆公為葬之歲別為饗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冀城逋人飯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有害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

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鋌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至王為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如此東齋記事

虞公允文天資寬厚每以德報怨故王之望公所薦馮方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而附他執政彈公及公為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水死而禄不及嗣請官其子服久遠竄請貼職與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如公曰聖人豈不

曰以直報怨乎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修修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

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汚衊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槩所不敢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槩令求出乃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記聞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德舊人議論不叶遂選

用新進待以不次驟引呂惠卿至執政惠卿事荆公如父子荆公罷相惠卿欲代荆公恐其復來乃因鄭俠獄陷王安國亦以沮荆公也自是凡可以害荆公者無所不用其智荆公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使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鬭其間復為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荆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初康節先生嘗謂富鄭公曰安

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後果然

哲宗親政吕汲公大防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范忠宣公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濟昏葬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舊故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范公尭夫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遺

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

其女以辦喪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

嘗有僚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沈内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

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爲

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

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者施

棺給薪不知其數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州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實禹鈞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為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

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於朝悉録以官由是三族頼公之力其後昌熾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

尚書彭公汝礪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於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

公為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宋
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家人葢其篤行如此
韓忠獻公琦重恩義賙人之急視財物如瓦礫糠粃不
以留其意既乏則捐已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
與之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疎戚與交舊之孫子
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家少善尹師魯
師魯亡割俸畀其孤為直其冤於朝仍奏錄其子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公為買田封表

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

王公質權知荊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或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荊公比公為子產

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東軒録云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曰吾

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與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復見矣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

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於其以其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

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
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
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
敢爭擕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
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逸自言
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鄞郡黄正叔以為公墓刻不
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畧以示人云 江唐卿影響戴王丞相曾
事同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孫女且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

舍人之孤不逭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長配職方郎中戚維之子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文昺之子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勵天下謂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淄水燕談參見

右徂徠集

自警編卷四